

集部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四

宋 魏仲舉 編

雜文

鄆州溪堂詩并序

樊曰長安薛氏有皇甫湜手帖云鄆塘特髙古風敢樹降旗而作之者下何人能及矣崔侍御前日稱歎終席滿座不覺繼燭我唐有國退之文宗一人不任欽慰之極湜上侍郎宗伯鄆塘正謂此鄆州溪堂也公時為兵部侍郎曰宗伯者文章宗伯也集注退之文有石本者鄆州溪

堂詩孟州濟源送李愿序京兆萬年薛公達銘
司馬村柳子厚銘縣北劉村路應碑州解田氏
先廟碑鄭州滎陽索河上鄭儋碑衢州徐偃王
碑華州蒲城胡珦碑西京北邙權德輿碑廣州
南海神廟碑柳州羅池碑潭州湘陰黄陵碑徐
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其間異同皆以石本為
正今文注其下補注陳齊之語録曰秦少游云
退之元和聖德詩與平淮西碑如出兩手予以
歳月考之蓋相去十二年也然以平淮西
碑方鄆州溪堂詩則又曰如它人所作也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孫曰元和十四年二月平盧都知兵馬使劉悟殺其節度使李師道以降青淄十二州皆平命户部侍郎楊于陵為淄青宣慰使分其地為三道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兖海沂密為一道東平郡即平盧軍所治以華州刺史禮

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今本有總字為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濮音卜鎮其地樊曰三月以薛平為平盧節度使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以王遂為沂州刺史沂海兗密等州都團練觀察使三分其地者謂摠及此二人也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韓曰舊史穆宗紀云十五年六月鄆曹濮等州節度賜號天平軍從馬摠奏也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孫曰長慶元年三月盧龍軍節度使劉總上幽鎮地請總徙天平而召總還將大用以其人之安公也今本云以彼人之安于公也復歸之鎮孫曰會摠卒帝以鄆人附摠詔復還鎮上之三年韓曰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其曰上即位之二年則長慶元年上之三年則長慶二年也

公為政于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絶于心仁形于色摶心一力摶等齊也音究切一作專○今本作竭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洪曰元和十四年沂海將王弁殺其觀察使王遂自稱留後也其後幽鎮魏不悅于政今本作政相扇繼變洪曰謂長慶元年幽州盧龍軍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囚其節度使張弘靖以反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其節度使田弘正以反二年魏博節度使田布自殺兵馬使史憲誠自稱留後復歸于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洪曰謂二年武寧軍節度副使王智興逐其節度使崔羣也○置一作署同于三方孫曰三方幽鎮魏也惟鄆也惟一作為截

然中居今本有四鄰望之四字若防之制水防隄也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為魯巢且六十年孫曰永泰元年七月以平盧兵馬使李正已為本軍節度使傳子納納子師道至元和十四年敗凡五十五年將彊卒武曹濮于鄆州今本作曹鄆于濮州一本作于曹濮州大而近軍所根抵皆驕以易怨以一作而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埽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一作恃萬目睽睽孫曰睽睽相顧貌韓曰說文目不相也○睽睽並傾畦切公于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

至衆未熟也化以武則忿以憾（今本作而撼）以恩則横而肆（横去聲）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孫曰以恩待之故若赤子以武威之故若龍蛇）憊心罷精（憊病也蒲拜切罷音皮）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今本有也字）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今本無公字）封扶風縣開國伯（今本無封字縣作郡字）以褒嘉之（孫曰是歲就加揔尚書右僕射）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悦而侈上之賜也于是為堂于其居之西北隅號曰溪堂以饗

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孫曰曾元和十五年登進士第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公之化纍繫也韓曰説文綴得理也○纍力隹切一本作縶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兹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喑無詩歌喑與瘖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于道也今本無而字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壚孫曰九壚九州也○壚與壚同有葉有年葉世也有荒不條

條治也今本不字作有字河岱之間孫曰河岱皆天平之境及我憲考一妝正之妝今本作妝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尸主也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飢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問不得分顧分扶問切孰為邦蝆音牟今本作蟊節根之螟孫曰詩去其螟螣及其蟊賊毛氏云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皆蝗類也羊狠狼貪補注史記狼狠如羊貪如狼以口覆城孫曰以口覆城者謂以利口傾覆之也吹之呴之孫曰呴亦吹也況羽切摩手拊之箴之石之孫曰石砭也謂以石為鍼也〇今本箴作針膊而磔之祝曰膊說文薄脯膊之屋上左氏成二年傳龍人囚盧蒲

就魁殺而膊諸城上磔開也張也○膊音粕磔陟格切凡公四封四封四境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令本帥作師不寧守邦孫曰可以帥征者言可驅之征伐不自守邦而已言得其懽心公作溪堂播播流水播播水流貌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溪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孫曰駭駭考考皆鼓聲公在溪堂公御琴瑟孫曰詩琴瑟在御公暨賓贊孫曰賓贊謂幕僚稽經諏律祝曰稽考也諏訪也詩周爰諮諏左氏洛事為諏○諏尊切施用不差施詩志切人用不屈孫曰用謂由是也施由是而不

羞人由是以不屈言皆得其宜也　谿有蕢茁孫曰說文蕢苹也根浮水而生茁雕胡也一名蔣周禮魚宜茁○蕢與蘋同音萍茁與菰同音孤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詩一作琴無我斁遺孫曰斁厭也無我斁遺者言無厭棄我而去○斁徒故切又音亦此邦是庥孫曰言且庥芘是邦也

猫相乳

韓曰司徒北平王馬燧也燧字洵美是說先儒或以為譏予諂然反復終篇則言北平王之德感應召致不為諂矣

司徒北平王家猫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一無母字

有二子飲于死母母且死其鳴咿咿咿音伊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于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夫猫人畜也非性于仁義者也其感于所畜者乎哉北平王牧人以康罰罪以乎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魚亦其類也夫其一作此愈

時獲幸于北平王客有問王之德者愈以是對客曰夫禄位貴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之于功或失之于德得之于身或失之于子今夫以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也可知已因敘之為猶相乳說云爾

進士策問十三首

樊曰非一歲所作編者集之耳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于庶

人龜筮孫曰書洪範之文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興為無不與人共之者也于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孫曰易繫辭○機易作幾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樊曰春秋文公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公羊傳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何休注此引易幾事不密為證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也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于是乎盡其心焉耳矣今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

不之能察也樊曰老蘇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之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此書與易春秋所指各殊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辯之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也顧承教焉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孫曰古之人謂漢太史公司馬遷也高祖紀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商人承之以質質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為心皆非故立殊

而求異也各適于時救其敝而已矣夏殷書存者可見矣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一有然字焉所謂三者之異云乎焉一作烏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歟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為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吴魏晉之霸一本霸上有相與二字亦有尚乎無也觀其所為其亦有意云爾循環之説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

而宋魯獨稱頌焉樊曰孔安國曰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兵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以為後世法故録之以備王事猶詩書録商魯之頌而鄭康成以為魯得用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云故録魯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法此夫子取予之意也秦穆之德不踰于二霸孫曰二霸齊桓晉文宋魯之君不賢于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舍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顧聞所以辨之之説

問夫子既没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孫曰楊朱字子居後與墨子與禽滑釐辯論其説在愛已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墨子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有

書七十一篇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孟子辭而闢之孫曰楊子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則既廓如也蔡本無則字今其書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其所守者何事其不合于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闢之者何說令之學者有學彼者乎有近于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一作尚在將何以救之乎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為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于人而得于已乎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韓曰孟子管仲以其君霸九合諸侯孫曰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九合者謂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兩鄄兩幽檉貫首止寗母葵丘之會是也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内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為敵此豈非便于人而得于已乎一無而字秦用商君之法商鞅相秦孝公人以富國以彊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為秦使天下為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

何哉樊曰以管商所學不純于王道也故管仲功烈如彼其卑秦用商鞅二世而亡庸非求其名不責其實歟顧與諸生論之無惑于舊說焉問夫子之言盍各言爾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于鄉不序于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司之不知也宜矣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誰與歸孫曰禮記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又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

事而友者（一本而下有所字）其誰乎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為也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于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于吳蜀下及晉魏之亂（一本作以至于吳蜀魏下及晉氏之蜀）國分如錙銖（錙銖言小也祝曰八銖為錙二十四銖為兩莊子累累而不墜則失者錙銖○錙側持切銖市朱切）讀其書亦皆有人焉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為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

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勳力進者勳一作勢又有倍于是有一作加其為門户多矣而自御史臺尚書省以至于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官咸一作或豈今之不及古之人邪一本今之下有人字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以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一本而下無以字有不可乎況于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于朝其亦有

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孫曰此禮記經解之文孔穎達疏吉邪則獲凶不為淫濫是潔淨也窮理盡性言入秋毫是精微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盍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周易之說曰乾健也今考乾之文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一苟得无咎一本作二苟得无咎一有悔安在其為健乎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位既不

為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一有其血玄黃四字戰之于事其足為簡乎易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

問人之仰而生者在穀帛仰持也魚向切穀帛既豐無飢寒之患然後可以行之于仁義之途措之于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一作益賤人益困者何也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其故又何也孫曰此錢重物輕之弊也公嘗有狀論列此弊極詳見集

三十七卷末 將以救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孫曰易繫辭之文又曰無為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説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懐山襄陵下民其咨民一作人夫親九族平章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于舜則曰慎五典一作慎徽五典又曰叙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禋六宗望山

川徧羣臣又曰恊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廵狩又曰分十二州隨山濬川隨一作封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何其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為而理者何也樊曰孟子曰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觀二典所載始于憂勤如此此其所以垂衣裳而致無為之治也將亦有深詞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二三子其辯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由漢氏已來師道日微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

無聞矣德行若顔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孔子亦有師問禮于老聃問樂于萇弘是也（解見師說）今之人不及孔子顔回遠矣而且無師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

問食粟衣帛（衣於既切下同）服仁行義以俟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聖人未嘗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為不足為是誠何道邪聖人之于人猶父母之于子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

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焉足以爲聖人乎不然則説神仙者妄矣樊曰公誰氏子詩云神仙雖然有傳説知者盡知其妄矣

諫臣論

韓曰陽城拜諫議大夫聞得失熟猶未肯言公作此論譏切之城亦不爲意及裴延齡誣逐陸贄等城乃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贄等帝欲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爭於庭帝不相延齡城之力也公作此論時城居位五年矣後三年而能排擊延齡或謂城蓋有待抑公有以激之歟○一本題作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于愈孫曰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孫曰城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為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倦六年乃無所不通不求聞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晉之鄙鄙邊鄙也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樊曰城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學閭里相訟不詣官府詣城請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孫曰城後徙居陝州夏縣李泌為陝號觀察使聞城名泌入相薦為著作郎後德宗令長安尉楊寧賫束帛詣夏縣所居召之城赴京辭讓德宗召見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一無色字居于位五年視其德如在草野一無

草字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樊曰初城未至京人皆想望風釆曰陽城山人今為諫官必能以死奉職而城與二弟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虛名譏之有造城將問所以者城知其意輒强以酒客辭輒引自飲客不能已乃與酬酢客或時先醉卧席上城或時先醉卧客懷中不能聽客語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孫曰易注云居得尊位為恒之主不能制義而五應在二用心專貞從唱而已此婦人之吉夫子之凶也惡得為有道之士哉惡音烏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一有以字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易作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

之地而致匪躬之節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高一作為事下一有上字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孫曰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則有冒進之患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有曠官之刺志不可則尤之一本則下有而字不如無也無字一作終一作絕令陽子實一匹夫一本無實一匹夫四字趙本作陽子實一介之夫在位不為不久矣在位一作在此位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加一作知而未嘗一言及于政一無于字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之肥瘠音籍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

禄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一本言下再有言字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孫曰孟子之言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禄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孫曰擊柝行軍夜所擊之木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孫曰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委于偽切嘗為乘田矣孫曰乘田苑囿之吏主六畜之

芻牧者乘音剩。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一作祿秩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招音翹舉也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一有也字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茲一作滋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之者

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孫曰襄二十六年左氏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溢成八年左氏從善如流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于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于堯舜熙鴻號于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是啓一作其咎

字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非

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于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勞也矻音窟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孫曰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孫曰文子墨子無黔突孔子無席暖突竈也黔黑也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

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察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于身以奉其上矣身一作賢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一無者字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惡音烏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韓曰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費方味切一本於辭亦作于辭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于齊

也孫曰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立于淫亂之閒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魯成公十八年齊人殺武子○招音翹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其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蔡本作而加于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于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孫曰此亦單襄公之言○一作善言非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補注林少穎曰退之譏陽城固善矣及退之為史官不敢襃貶而柳子厚作書以責之子

厚之責退之亦猶退之之責陽城也目見泰山不見眉睫其是之謂乎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緦孫曰經謂儀禮也儀禮喪服篇有此文緦十五升布一曰兩麻一絲作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樊曰魯莊公三年五月葬桓王穀梁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緬謂遠也此皆謂子之于父母其他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經亦謂儀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

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言緦也言一作云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于神明者不可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樊曰自江熙以下皆莊公二年穀梁傳注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于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洪曰舊唐禮儀志云田再思議曰改葬之服鄭玄服緦三月注云訖葬而除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孫曰自衛司徒文子已下皆孔叢子抗志篇之

文弔而加麻無服字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者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孫曰亦孔叢子之文服不變謂衰服不變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韓曰隱元年左氏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樊曰春秋隱公三年八月癸未葬宋穆公公羊傳曰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之也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

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為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樊曰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子曰昔王季歷葬于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譆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前是出而為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高誘注云棺題曰和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孫曰隱公元年左氏十月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故有闕是以改葬〇一本或無故字喪事有進而無退孫曰禮記檀弓之文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于堂則謂之殯瘞于野

則謂之塟近代以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百里之外或子幼妻稚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塟于其土及其反塟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于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塟不變服之例而反為之重服歟在喪當塟猶宜易以經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塟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之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

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于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似一作以）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啓殯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為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所作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孫曰唐制太常寺太廟齋郎一百三十人兩京郊社署一百一十人凡有事于廟社則太常少卿率齋郎入薦香燈整拂神幄出入神主將享則與良醞令實尊罍執籩豆駿奔走樊曰書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駿大也謂大奔走于廟執事也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以役于其官之長長即謂上太常少卿不以德進不以言揚孫曰禮文王世子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蓋取其人力足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籩豆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于是選士大夫之子弟未爵命者一無之字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

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于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樊曰按唐志太常寺有齋郎百一十人太廟九室有長三人又有罍洗二人郊壇有掌坐二十四人凡室長十年掌坐十二年皆授官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于習法律知字書樊曰唐有國子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凡六館書學者教以石經說文字林皆有以贊于教化可以使令于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道以業一本作所進業發聞于鄉閭稱道于朋友薦于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于國學矣然則一無然字奉宗廟社

稷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贊于教化可以使令于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一無之字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義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為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

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罍洗孫曰彝尊也宗彝者祭宗廟之尊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無其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此非近于不敬者歟此非一無此字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隳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數加少數一作教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茍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于其舊不什則不可為已又況不如

其舊者哉為之于古則非訓稽之于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

禘祫議

孫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者合也謂以昭穆合食于太祖之廟禘者諦也謂審諦其尊卑而祀之集注禘祫之議攷之新史陳京傳及禮樂志前後議者不一陳京始建議繼有禮儀使顔真卿議左庶子李嶸等七人議吏部侍郎柳冕等十二人議司勲外郎裴樞同官縣尉仲子陵京兆少府韋武等議左司陸淳議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尚

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議鴻臚卿王權又申衍之公所排五說即此諸人議也其間惟顏魯公議與公合後卒詔從王紹等議正景皇帝東向之位已下列序昭穆附獻懿二主于興聖廟禘祫就本室饗之凡二十年乃決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孫曰時貞元十八年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内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一無孝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孫曰建中二年九月太常博士陳京上疏請為獻祖懿祖立别廟至

禘祫則享禮儀使顔真卿議曰太祖景皇帝居百代不遷之尊而禘祫之時暫居昭穆屈巳以奉祖宗可也乃引晉蔡謨議以獻祖居東向而懿祖太祖以下左右為昭穆上從之是歲十月祫享奉獻祖東向而饗之由是議者紛然唐之先涼武昭王暠字玄盛後追謚曰興聖皇帝暠生歆字士業歆生重耳字景順重耳生熙字子良追謚曰獻祖宣皇帝熙生天賜字法真追謚曰懿祖光皇帝天賜生虎字文彬追謚太祖景皇帝虎生昺追謚代祖元皇帝即高祖之父也

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在効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説一曰獻懿之主之一作廟宜永藏之夾室孫曰貞元七年十一月太常少卿裴郁議以太祖百代不遷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非是詔下百僚議八年正月

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七人議獻懿二祖宜藏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于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于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于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孫曰嶸等又言漢議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議太上皇孝惠親盡宜毀太上主宜瘞于園惠主遷高廟太上皇在太祖前主宜瘞于園不及禘祫獻懿比也惠遷高廟在太祖後而及禘祫世祖比也〇一本作宜毀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韓曰禮記注土封云為壇除地為墠〇墠時戰切其毀廟之主皆藏于祧廟

樊曰禮記遠廟為祧注云遷廟之主皆以昭穆合藏于祧廟之中雖百代不毀袷則陳于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孫曰開元十年六月增太廟為九室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于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于其陵所孫曰員外郎裴樞曰尭石室于寢園以藏神主至禘祫之世則祭之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于京師列于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違一作遲不即饗于下國也四曰

獻懿廟主宜附于興聖廟而不禘祫孫曰考功員外郎陳京同官縣尉仲子陵皆曰遷神主于德明興聖廟京與左司郎中陸淳先為此議後戶部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及鴻臚卿王權等申衍之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為太祖其于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一無子字今欲正其子東嚮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于京師孫曰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又曰獻懿二祖猶周先公也請築別廟以居之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韓曰已上皆禮記祭法之文漸而之遠其

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韓曰煬說文云炙燥也音恙春秋非之孫曰定九年公羊傳九月立煬宮非禮也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令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于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于經不通經一作禮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衷以為殷祖玄王孫曰玄王禼也詩玄王桓撥是也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自紀一時之宜非傳後代之法也

一本傳下有於字 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孫曰文二年左氏之詞 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于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神之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頻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于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採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

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或云貞元九年應博學宏詞所作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孫曰書序云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家語史記皆言孔子弟子三千人四科之目補注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也見論語孰非由聖人之道為君子之儒者乎韓曰語曰女為君子儒其于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孫曰易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其故何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神明之正性孫曰禮曰

自誠明謂之性根中庸之至德孫曰語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由一作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故所謂過者非謂發于行彰于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于其心則謂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絶之于未形不貳之于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一作聖人者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

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祝曰此中庸之文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不暴之于外一作而亦云云考之于聖人之道差為過耳補注伊川曰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于聖人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

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顏子自惟其若是也于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隱約一作窮隱）確乎不拔（韓曰易確乎其不可拔）浩然自守（祝曰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堅高之可尚忘鑽仰之為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已並立于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一無不然）夫行發于身加于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于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

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者盡在是矣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

樊曰李祕書不識為誰或作李秘然當時亦無有所謂李祕者孫曰稅當作祱其字從衣博雅云過制追服謂之祱輸芮切亦音吐外切補注公旣作此書先儒劉原父嘗辨其說今附注篇末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孫曰禮記檀弓之文鄭玄注云日月已過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服遠兄弟謂在遠者聞喪恒晚終無服

可乎鄭玄注云是以情責情孫曰檀弓無此注令之士人遂引此而不追服小功小功之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適音的與昆弟之下殤孫曰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尊則外祖父母恒服則從祖祖父母禮沿人情其不可不復也明矣古之人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訃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鮮矣君子之于骨

肉死則悲哀而為之服者豈有𡠗于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于新故死哉今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月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戚戚類有喪者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也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别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于心而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甚幸甚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 補注 唐子

西云泥水馬弱以下若无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為文之法也悚息尤甚一作深愈再拜補注劉敞原父之論曰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韓子嘗弔于人見其貌戚其意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何也曰小功不稅也是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夫韓子之疑之是也彼人之為非也然而小功不稅禮也韓子曰君子于其骨肉死則悲哀而為之服者豈牽于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于新故死哉甚矣韓子之達于禮而近之也雖然疑之未盡也求之不得也夫為服者至親之恩以期斷其殺至于大功兄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至于緦外親之服以緦窮其殺至于袒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哉亦著于文而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文至于是也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緦其情至于是也因其情而為之文親疎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兄弟有加而大功無加無加者親親也有加者報之

也親親者稅下親親者不稅是亦其情也且禮專為情乎亦為文乎如專為情也則至親不可以期斷小功不可以不稅如為文也則至親之期斷小功之不稅一也夫曾子韓子隆于情而不及文失禮之指而疑其説雖然韓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為非也何以言之邪小功雖不稅亦不言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踊夫若是奚其吉哉故曰彼人之為非也韓子疑之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則免袒成踊則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聞也雖然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亦降而無服已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太學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二十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

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孫曰不敢比蕃也相與言于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升于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祝曰撰述也焯焯謂其行之顯著者也○撰雛免切與譔同焯音灼數十餘事以升之于禮部而以聞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為文說者不可選紀孫曰不可選紀猶言不可勝計也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歎一本無歎字有莫為禮部四字為禮部者率蕃所以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樊曰此傳云淮南人下云歸養于和州和州淮南道也子厚作陽城遺愛碣則云蕃廬江人父母俱全初入太學歲率一

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孫曰不能自已也一日揖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于是太學六館之士孫曰國子太學四門律書算為六館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于司業陽先生城樊曰貞元十一年七月城自諫議大夫罷為國子司業請留蕃一作請留論蕃論字又一作論于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樊曰貞元十五年九月以城為道州刺史不果留孫曰既闕祭酒城又罷司業不可留歐陽生詹言曰孫曰詹時為四門助教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

諸生不為非義甚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字養也惠之大小必以力復復報復也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任勝也吾不知其勇也歐陽生詹曰朱泚之亂樊曰建中四年十月涇原軍亂推朱泚為主○泚此禮切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于人者不流也流行也譬之水其為澤澤陂澤不為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

也天將雨水氣上孫曰高山出雲為雨無擇于川澤溪澗之高下

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于彼者歟孫曰彼謂爵位也

故凡貧賤之士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

言之無使其無傳焉一作無亦使其無傳焉

張籍遺公第一書

韓曰新史曰籍性狷直嘗責愈喜博塞及為交雜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佛老不能著書若揚雄孟軻以垂世即謂此書也

古之胥教誨舉動言語無非相示以義非苟相諛悅

而已報事不以籍愚暗時稱發其善教所不及施誠相與不閒塞于他人之説是近于古人之道也籍令不復以義是執竿而拒歡來者烏所謂承人以古人之道歟頊承論于執事嘗以為世俗陵靡不及古昔蓋聖人之道廢弛之所為也宣尼沒後楊朱墨翟恢詭異説干惑人聽孟軻作書而正之聖人之道復存于世秦氏滅學漢重以黄老之術教人使人寖惑揚雄作法言而辯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衰末西域浮

屠之法入于中國中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黄老之術相沿而熾天下之言善者惟二者而已矣昔者聖人以天下生生之道曠乃物其金木水火土穀藥之用以厚之因人資善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今天下資于生者咸備聖人之器用至于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沈于世而邦家繼亂固仁人之所痛也自揚子雲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

有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惟執事焉耳習俗者聞之多怪而不信徒相為訾終無裨于教也執事聰明文章與孟軻楊雄相若盍為一書以興存聖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知其去絶異學之所為乎曷可俛仰于俗囂囂為多言之徒哉然欲舉聖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也此見執事多尚駮雜無實之説使人陳之于前以為歡此有以累于令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

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為猶以為損況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為也今執事為之以廢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不謬于古人今所為或有不出于世之守常者竊未為得也願執事絶博塞之好弃無實之談弘廣以接天下士嗣孟軻揚雄之作辯楊墨老釋之說使聖人之道復見于唐豈不尚哉籍誠知之以材識頑鈍不敢竊居作者之位所以咨于執事而為之爾若執事守章句之學因循

于時置不朽之盛衰與夫不知言者亦無以異矣籍再拜

答張籍書

韓曰公佐戎汴州籍來謁公善之籍責公排佛老不著書公答書二首

愈始者望見吾子于衆人之中衆人一作衆子一作人人固有異焉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一云嘗有意乎

吾子吾子闕然無言意僕之所以云云今乃大得所圖脫然若沈痾去體痾病也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孫曰詩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一有之說不若著書囂囂多言囂喧也○囂許嬌切徒相為訾若僕之見者一本之作所字下無者字則有異乎此也夫所謂著書者義止于辭耳宣之于口書之于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及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一作者耳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為好辯也然從而化之者亦有矣聞

而疑之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書下一有可字固將無所得矣趙本無所矣二字為此而止吾豈有愛于力乎哉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至之不能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于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樊曰籍書謂參戎府公書謂到公府皆指汴也按公以貞元十二年佐汴時年二十九故云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為之兾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之為無實駁雜之說樊曰駁雜之說世多指毛穎傳葢因摭言有云韓公著毛穎傳

好博塞之戲張永部以書勸之耳而不知籍此書乃與公酬答于貞元佐汴時而毛穎傳以呂汲公年譜考之則元和七年所作又柳子厚書毛穎傳後云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子厚以永正元年出為永州司馬凡十年則毛穎傳誠元和間作後此書十有餘歲摭言未可憑也○一本人之無之字此吾所以為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趙本作裸體也若商論不能下氣商字一作高者非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愈再拜

張籍遺公第二書

籍不以其愚輒進説于執事執事以導進之分復賜還答曲折敎之使昏塞者不失其明然猶有新見顧復于執事以畢其説焉夫老釋惑乎生人久矣誠以世相沿化而莫之知所以久惑乎爾執事材識明曠可以任著書之事故有告焉今以為言諭之不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為此而止未為至也一處一位在一鄉其不知聖人之道可以言諭之諭之不入乃舍之猶有已化者為證也天下至廣民事至衆豈可資一

人之口而親諭之者近而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諭者又豈可以家至而説之乎故曰莫若為書為書而知者則可以化乎天下矣可以傳于後世矣若以不入者而止為書則于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壯也或從事于要劇或旅遊而不安宅或偶時之喪亂皆不皇有所為況有疾疢吉凶虞其間哉是以君子汲汲于所欲為恐終無所顯于後若皆待五六十而後有所為則或有遺恨矣今執事雖參于戎府當四海弭

兵之際優游無事不以此事著書而曰俟後或有不及曷可追乎天之與人性度已有器也不必老而後有成立者昔顔子之庶幾豈待五六十乎執事目不覩聖人而究聖人之道材不讓于顔子矣今年已踰之曷懼于年未至哉顔子不著書者以其從聖人之後聖人已有定制故也若顔子獨立于世必有所云著也古之學君臣父子之道必資于師師之賢者其徒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没則紀其師之説以爲書

若孟軻者是已傳者猶以孟軻自論集其書不云没後其徒為之也後軻之世發明其學者揚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友道喪浸不及揚雄之世不自論著以興聖人之道欲待孟軻之門人必不可冀矣君子發言舉足不遠于理未嘗聞以駮雜無實之說為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拊抃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茍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為中不失正將以茍悅于衆是戲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

重答張籍書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于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于愈者哉於字上一本有至字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于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

排之哉孫曰昌言猶公言也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譊譊尼交切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于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吾自得子路而惡聲不入于耳孫曰史記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聲不入于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絶糧于陳孫曰孔子適陳遇陳被吳伐大亂故絶糧論語在陳絶糧云云畏于匡孫曰孔子將適陳過匡顔淵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虎嘗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拘焉五日論語子畏于匡毁于叔孫亦見論語奔走于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

亦甚矣趙本云其躬也亦窮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于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盖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没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至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至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而行

其道則無所為書為一作著下同為書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者也一本所為作也謂後者也作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則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兹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兹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感感于吾所為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已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唐史有非好已之道勝也一句非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之所傳之道

若不勝則無所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也一作之所傳者也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辯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孫曰見詩淇澳之詞記曰張而不弛文王不為也韓曰禮記張而不弛文武不為也弛而不張文武不能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豈害于為道哉一本作烏害于為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

孟君將有所適孟君東野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王錫壽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五

宋 魏仲舉 編

書啓

與孟東野書 東野一本作郊

與足下别久矣以余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余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非足下之為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余心樂否也余言之而聽者誰歟余唱之而和者誰歟言之而無聽也唱之

而無和也一無之而二字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一與作以足下知余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一本作從今之人足下之道其使余悲也一無其字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孫曰貞元十五年二月乙酉從董晉喪出汴州四日而軍亂殺留後陸長源嚴曰汴州亂在貞元十五年二月此言去年春則與東野書在十六年也無所與歸與一作以遂來于此主人與余有故孫曰主人謂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公往依焉哀其窮居

余于符離睢上集注符離縣名睢水名在梁郡○睢宣佳切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韓曰是年秋建封辟公為幕職故云被留也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補注十六年秋也○一無秋字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余亡兄之女樊曰習之翺也公亡兄即禮部郎中雲卿之子弇也○亡一作六集注雲卿之兄仲卿仲卿之子會行第六今作六者非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補注即十六年四月也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余之望也春且盡時氣日熱一日

作向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一本余皆作吾

答竇存亮秀才書

愈白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文學不得其術一作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以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身愈困今又以罪黜于朝廷遠宰蠻縣孫曰貞元十九

年公以言事出為陽山令也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雅一作清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若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趙本无萬一字今乃乘不測之舟一本作川字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為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請一作情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耀趙本作遁世而不耀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請一作情猶將倒廪傾困一作

寄羅列而進也若愈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荅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稇載而往祝曰說文云稇絭束也苦頂切一作穡通用垂橐而歸樊曰管子小正篇請侯之使垂橐而入稇載而歸又國語亦云字作稇載今所謂稇載垂橐語出此而公方且遠宰蠻縣故其語相反如此橐囊也稇收拾也足下亮之而已

上李實尚書書

月日孫曰貞元十九年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再拜奉

書大尹閤下孫曰貞元十九年三月乙亥以檢校工部尚書李實爲京兆尹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嚴曰此書稱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退之以貞元十八年授國子四門博士十九年拜監察御史作此書時蓋已罷博士而未授御史正十九年也退之以貞元五年復來京師至是十五年矣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樊曰寔恃寵強複專於聚斂公於順宗實錄備書之矣而於此書且復有赤心憂國之語夫憂民乃所以憂國實聚斂毒民如此曰憂國可乎公慷慨正直行行如此乃云爾何哉豈詩所謂因以箴之耶抑屈身以行道聖賢所不免也君子之所爲蓋有不可識矣○一本無如家二字如閤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韓曰貞元十九年自

正月不雨至于七月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閤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贓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絶非閤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況親逢閤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謹獻所為文兩卷謹一作謂凡十五篇非敢自以為文也以為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建封僕射白兎書

樊曰公貞元十五年秋佐張建封于徐書是時作

伏聞今月十五日營田廵官陳從政獻瑞兎毛質全白一作全校天馴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不逸人立而拱孫曰人立言如人之立左傳云豕人立而啼拱拱手也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辯之兎隂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絶其羣也

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賓戎國名（孫曰晉灼注漢書云符離匈奴王號也）又附離也（舊本作符離賓戎國也名又附離也）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之田一作之家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一作有安附之嘉焉）伏惟閤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補注鑕鐵椹也職日切）其屬畏威崩析（其屬一作之屬）（讀連上文）歸我乎哉其事兆矣是宜具跡表閫以承答天意（一無答字）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念覩茲盛美焉敢避

不讓之責而默默邪一作而默賀也愈再拜

上兵部侍郎李巽書或作李異非是

十二月九日孫曰永貞元年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

謹上書侍郎閤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嚴曰書稱守江陵府法曹參軍蓋永貞元年也退之以貞元二年入京師至此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窮究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

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岳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奥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身益困一本作志亦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秃齒豁不見知已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孫曰琴操曰甯戚飯牛車下叩牛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纔至骭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以為相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韓曰叔孫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

駿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左氏昭二十八年傳云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一作其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閤下內仁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一無而字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為朝廷大臣樊曰是歲十一月甲申李巽自江西觀察使入為兵部侍郎當天子新即位樊曰是歲八月庚子憲宗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宜一作計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甯戚之歌駿明之言駿祖叢切不發于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

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孫曰謂遷陽山令時所作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之所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觀覽亦有可採干黷尊嚴伏增惶恐愈再拜

答尉遲生書

韓曰生名汾按公有題洛北惠林寺云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與李景興侯喜尉遲汾漁于温洛又嘗薦汾于陸員外傪故知生為汾也○一本題作答尉遲生汾書

尉遲生足下祝曰廣韻虜複姓有尉遲氏○尉音鬱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

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祝曰昭晰明也前漢暗昧昭晰○晰士列切者一作而優游者有餘者一作而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愈之所聞也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為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又一作豈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其何愛之異也其何一作何其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

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答楊子書

樊曰楊子者或謂楊陵之子欽之字茂孝也傳嘗言其以華山賦示公公稱之士林即其人也未詳

辱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畧見顔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竒但不敢果以貌定敢一作能以一作於知人堯舜所難又嘗服宰予之戒孫曰史記弟子列傳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

取人失之子羽故未敢決然抱亦不敢忽然忘也敢一作能到城以來孫曰城謂京城不多與人往還友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補注東野德州平昌人東野砣砣說足下不離口韓曰砣砣語難也。砣居乙切又口骨切一作吃吃崔大敦詩不多見補注敦詩名羣每每說人物亦以足下為處子之秀近又得李七翺書一無七字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矣一無矣字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況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一作既已相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充

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黄金注重外而内惑也韓曰莊子達生篇以凡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黄金注者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類一無相字尚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一有也字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可也若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況如是重任邪學問有暇幸時見臨愈白

至鄧州北寄上襄陽于頔相公書

韓曰公元和元年自江陵椽召為國子博士行至鄧州北境作是書以荅于頔

伏蒙示順聖文武樂詞 孫曰唐德宗以後方鎮多製樂舞以獻順獻順聖樂曲其曲將半行綴皆伏一人舞于中又令女妓為佾舞雄健壯妙號孫武順聖樂

天寶樂詩 一本作詞 讀

蔡琰胡笳詞詩 孫曰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邕之女興平中沒於南匈奴十二年嚴曰笳音加胡人捲蘆葉吹之也蔡琰字文姬漢中郎將邕之女博學有才辯興平中為胡騎所獲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後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以金璧贈之而嫁於董祀感傷亂離作詩二章世所謂胡笳十八拍蓋用文姬詩中語而作以詠文姬也

移族徙并與京兆書 孫曰京兆尹蓋李實也順家河南徙族居京兆執州人之禮遺實書實使劉禹錫作答曰閤下以大墓世在三原而去河南益遠尚繫望于數百年之外於義不安遂奮然移羣從率先行古占數為京兆人且使使者修敬於鄙薄鈇焉不敢當事見禹錫

集中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唐本無此自字凡五日手披目視一作覩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一作忘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邱垤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一無能人則狎而翫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棹悸慄祝曰說文棹搖也悸心動也詩垂帶悸兮○棹徒弔切悸其季切棹一作悼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内亦其理宜也閤下負超卓之奇才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

又貴窮乎公相孫曰永貞元年十二月甲辰加頓同平章事威動乎區極區一作樞天子之毗孫曰倚毗也詩天子是毗是也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一作言語文章與事相侔變化若雷霆變化一作煇赫一作煇赫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而且有言也一無而字一無且字楊子雲言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韓曰灝灝富大貌噩噩明直貌○灝胡老切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隨之韓曰管仲

隰朋從威公伐孤竹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見韓子 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韓曰論語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問之一作之問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聖一作勝然且云爾者一作然則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智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為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為分司郎官上鄭餘慶尚書相公啓

孫曰鄭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人元和三年六月甲戌以餘慶檢校兵部尚書兼東都留

守公時爲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猥字歐本作俯感戴戰慄慄一作悚一若無所容措然尚有厥誠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煩黷一作默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愈幸甚三得爲屬吏孫曰元和元年九月丙午餘慶爲國子祭酒公爲博士十一月庚戌餘慶爲河南尹公分司東都至是餘慶爲留守公爲都官員外郎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嚴曰集有送鄭涵校理序涵即餘慶之子也序云愈爲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爲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居守三爲屬吏經時五年餘慶永貞元年八月同平章事元和元年五月罷爲太子賓客九月改國子祭酒十一

月為河南尹二年三月加兼知東都國子監事三年六月為東都留守退之以元年為國子博士二年分教東都四年改都官員外郎守東都省上此啓時已五年矣竊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故事有當言未嘗敢不言有不便於已輒吐私情閤下所宜憐也分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為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者為敵樊曰皇甫持正為公神道碑云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中官號功德使司京城觀寺尚書斂手公按六典盡索之以歸除其無良時其出入云云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詞狼籍公牒不敢為恥實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事似率爾言

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遽以慙歸偪俛日月逡踰累旬私圖其宜敢以病告鳲鳩平均歌於國風韓曰詩曹國風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毛氏云鳲鳩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均平如壹從事獨賢雅以怨刺韓曰詩小雅北山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二章云我從事獨賢賢勞也伏惟俯加憐察趙本無俯察二字幸甚幸甚愈再拜

為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啓

樊曰按李習之狀公行云入省為分司都官員外郎改河南縣令日以職分辯于留守及

尹故軍士莫敢犯禁韓曰公上鄭公書其言剴切其退甚輕信乎史所謂篤道君子也嚴曰退之以五年為河南令其分司郎官日嘗論事失餘慶意既令河南猶論列不已故啓云今雖蒙沙汰為縣猶在相公治下又曰守官去官惟令日指揮

愈啓愈為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為報荅效日夜思慮謀畫以為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茍且求容悦故於事一作故每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進謝自以為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今雖蒙沙汰為縣韓曰元和五年冬改河陽令固猶在相公

治下未同去離門墻爲故吏爲形跡嫌疑故吏下一無爲字改前所爲以自疎外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爲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爲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爲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眞爲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爲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駕一作毀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矣一無矣字

雖捕繫杖之未至過也一無至字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為大君子之為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為其長者一無者字安得不少致為之之意乎少一作小為一作抑為之之意一作為言之意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與小人一作與諸小人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萬一一作生疑於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黤黮祝曰黤黮甚黑也劉伶客至詩黤黮元夜陰韓曰青黑色不明淨也孫曰黤黮謂曖昧也○黤烏敢切黮徒敢切不以真情狀白

露左右小人私受恩良久安敢閉蓄以為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為吏得一事為可自罷乃罷去一本事為字下有名字一本乃字作名字一本無乃罷二字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藉心故失大君子纖芥意如邱山重故一作顧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五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六

宋　魏仲舉　編

書

上宰相書

公貞元八年登第其後以博學宏辭三試於吏部無成故十一年上宰相書求仕凡三上不報時宰相趙憬賈耽盧邁皆庸人故不能用公是年五月遂東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嚴曰光範

門在宣政殿西南通中書省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樊曰釋草云莪蘿蒿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一無也字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孫曰古者貨貝兩貝為朋百朋言得祿多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以賜

之（賜一作錫）厚祿以寵貴之云爾（一本作又當爵命賜之厚祿云耳）其卒章曰泛泛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者舟也（一本舟字亦作載）浮沈者物也（孫曰浮沈猶輕重也）言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喜云者言若此則天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

補注邵氏聞見錄云退之於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田弘正先廟碑曰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為駉駜泮閟之詩使聲於廟其用詩之法如此上宰相書解釋菁菁者莪二百餘字蓋少作也

云云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一本無此句幸今天下無事大小之官各守其所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嚴曰退之以大歷三年戊申生至貞元十一年乙亥二十八年也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

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韓曰孟子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孫曰抑退抑也與助也○與一作興辯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一無守字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祝曰懟嚴雅云怨也詩强禦多懟○懟音隊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祝曰譸張誑也書民無或胥譸張為幻○譸音輈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一作卒無所成嚴曰荅崔立之書云年二十時苦家貧及

求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因詣州縣求舉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于中書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因復求舉亦無幸焉則此所謂四舉三選也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宅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孫曰恤恤乎昭十二年左氏之文恤恤憂貌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所謂抑長育之使成材一作使其成材材一作才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

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作古君子之相其君也一又無之字〕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韓曰孟子曰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一年〔一本漏一字〕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一作若不得其志則云云〕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補注書洪範注云民有道有所

為有所執守汝則念錄敘之不協于極一作弗協于極不罹于咎一作弗罹于咎皇則受之補注書洪範注云民之行雖不合于中而不罹于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而康而色而汝也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補注書洪範注云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汝則與之爵祿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一作君子而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自抑又聞至謂也三十字一本無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

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一作矣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於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其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則一作其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矣一作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傷感山林之

士有逸遺者屢詔内外之臣旁求儒雅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無其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孫曰閒即閒暇之閒亦人耳其耳目口鼻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狖之所居補注三國志若魚之走淵猿狖之騰木也孫曰狖猿類余救切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從一作俗故甘心自絶而不悔焉而方聞今國家之仕進者一無今字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

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者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于人也（惟一作之）今若聞有以書上宰相而求仕者（上一作進）宰相不辱焉（宰相字上一有而字一有以字）而薦之天子天子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以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

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一作知所依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嘗一作常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一有伏字一有冀字辱賜觀焉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張子韶曰退之平生木强人而為饑寒所迫累數千言求官于宰相亦可怪也至第二書乃復自比為盜賊莞庫且云大其聲而疾呼矣略不知恥何哉豈作文者其文當如是其心未必然邪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閤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逋逃不知所為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

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人之救也人字一作仁人二字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往奔盡氣往一作狂濡手足焦毛髮一有且字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甚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甚一無甚字一作其愚甚一作其愚也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

見之矣一作歟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之歟有來言於閤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閤下且以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曰一無曰字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才能不足當吾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為之耳非天之所為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一有使及二字防

禦營田及諸小使等一無及字尚得自舉判官無閒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盗韓曰禮記曰管仲遇盗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或舉於管庫韓曰禮記曰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黄唐曰韓上宰相書歷道飢寒有溺爇於水火大聲疾呼之語柳上宰相書序其大戹比之號墜望救於千仞之下懼其不顧夫不用而窮乃士之常古人寧有乞憐如是乎或曰言不足以盡人柳嗜進改節咎其言可也韓無可訾安得信一時之言疵其終身乎曰不然韓子亦幸而舉進士耳使其

三書獲薦謝恩權門將委己以從人耶抑以身而殉道邪故論人於己然則韓子之賢誠所難能觀人於未然則韓子之言不足為法

後二十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羈旅一無二字前鄉貢進士韓愈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為輔相也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孫曰史記周公子伯禽就封於魯周公戒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

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曰孫說文云昆蟲之總名妖孼也昆蟲草木之妖如五行志所載是矣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

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閤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

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威德如比於百執事（一作至）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髪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

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一作閣下其亦察之六字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於魯於魯不可則去之於齊一無之於齊三字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數色角切而

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尊威惶恐無已愈再拜

荅侯繼書

韓曰貞元八年繼與公同登進士第十一年公上宰相書不報遂東歸將出京作是書且云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不復能自強不息故因書奉曉此則公上崔虞部書之時然則公時勵志如此宜乎為百代大章之宗學者仰之如山斗云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補注崔大名羣字敦詩得足下陝州所留書翫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

不得留僕又為考官所辱(官一作功)欲致一書開足下(開一作聞)并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已自得之僕雖欲重累其辭(欲一作復)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絶意不為行亦自念(一無行字)方將遠去(將一作當)潛深伏隩(祝曰隩四方土可居爾雅厓内為隩韓曰隩水厓也又藏也○隩於到切字亦作奥)與時不相聞(時一作世)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為别非復有所感發也僕少好問學自六經之外百氏之

書未有聞而不求求得而不觀者也一無也字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於一作于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歐本無方藥二字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為大賢君子者也趙本無也字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媿今幸不為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一作事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而一作即此吾今之志也一本此吾之本志也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

能自彊不息一無我字故因書奉曉兾足下知吾之退未始為不進而衆人進未始為不退也既貨馬即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趙本月字作旬有相問者為我謝焉愈再拜

答崔立之書

樊曰立之字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唐進士禮部既登第後吏部試之中其程式然後命之官公貞元八年第進士至是三試吏部不售斯立乃遺公書比之獻玉者故公以此書復之然公所學者堯舜三代孔孟之道其文則六經古文也時吏部所試者時文爾公以古

文為賓而吏部試以時文則公之玉蓋未嘗獻也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樊曰狼狽獸名狼屬也生子或欠一足二足相附而行離則蹎或言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絶短每行常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失其所操持因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手筆上一有干字扳援古昔扳皮班切援于元切詞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之矣一無足下之三字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

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故一作固）不然何
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
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
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
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
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詩賦
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
好惡出於其心（司下一有者字）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

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亦禮部之類也（一無也字）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因自取所試讀之乃類乎俳優之辭（乎一作於）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忸女六切怩女夷切）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一無所字）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媿焉夫所謂

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詞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于是選（于一作於）僕必知其懷慙（一無僕字懷字作愧）乃不自進而已耳（一作矣）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生一作出）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孫曰論語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筲竹器容一斗二升）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

養孤窮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俟良工之剖良工一作工人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刖兩足而不爲病韓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楚厲王玉人曰石也刖其左足厲王殁復獻武王玉人復曰石也刖其右足至共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於郊王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孫曰琴操卞和得玉獻楚懐王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也王以爲欺斬其一足懐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王又以爲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子立爲荆王和抱其玉而哭王使剖之果有玉乃封爲陵陽侯○一本無而字一本作兩刖足而不爲痛且無使勎者再尅勎强也渠巾切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

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振者（趙本振字作進）尤非相悉之辭也（尤非一作非尤）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我戚戚也（一無足下二字）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及於一作未有）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一無其字）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韓曰漢武帝時匈奴求和親羣臣議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張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忠若湯乃詐忠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曰居一障間山

自度辯窮曰能乃使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顔師古注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障蔽以扞冦乘謂登而守之也公之意取此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所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樊曰李習之荅皇甫持正書云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詞淺鄙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人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竊不自度欲筆削國史成不刋之書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未必聲名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于無窮退之所謂誅姦諛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翺心也習之此論出公此書故耳○趙本作著感德于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

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伸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答李翊書

樊曰公答李翊二書或作李翺非也貞元十八年陸傪佐主司權德輿於禮部公以李翺薦于傪傪用是其年登第此書其十七年所作㪷補注吕居仁云退之此書最見其為文養氣妙處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詞甚高其問何

下而恭也能如是一無此三字一止無能字誰不欲告生以其道一作之以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一本作誰不欲告生以其道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趙本外字作餘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室者也室一作宮一無也字烏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一作而可取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一有耶字則

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勢一作世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曄光也域輒切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兩一作秦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補注禮記曲禮儼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也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一無其字如是者亦有年猶不

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汩汩水流貌音骨又胡骨越必二切其觀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為喜一無心字譽之則心以為憂一無心字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樊曰自三代以還陵夷至於江左斯文掃地唐興貞觀開元之盛終莫能起至貞元末而公出於是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唱其觀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為喜者大聲不入於里耳而不笑不足以為道此公所以喜若人人皆見而說之而譽之斯亦淺矣此所以為憂李漢所謂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者其此之謂歟王

荆公乃云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好詆之過也汩汩然來矣浩乎其沛然者皇甫持正諭業所云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老蘇上歐陽書亦云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者是也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一作府無迷其途無絕其源一作无虛其府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嚴曰昔人論文章以氣爲主退之論佛骨徙鱷魚其使常山也視王廷湊若軒渠小兒以片言折三軍而牛元翼立出則氣之所養可知矣故其文粹然一出於正刋落陳言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與孟軻揚

雄相表裏豈非氣之盛者言亦從之乎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得用於人者趙本得字作待其肖於器一有邪無字則時用焉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趙本施字作垂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一作有志乎古人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

愈者多矣一有愈字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愈白

重答李翊書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一作恭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補注論語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得一作能宜乎余之不為也余一作愈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

而情過乎（嚴曰孟子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互鄉之人雖難與言童子雖無知然能潔己以進聖人斯與之進矣又奚待其禮踰而情過邪）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益一作咨）其思廣聖人之道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一無生字）而無患乎人不知已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況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愈白

代張籍與浙東觀察李中丞書

韓曰中丞名遜字友道荊州石首人元和五年八月以遜兼御史中丞充浙東觀察使張籍時為太常寺太祝病眼京師公於是代之為書上遜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嚮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閤下籍聞議論者皆云一無者字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一無居字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得一本作能字惟閤下心事犖犖犖呂角切一作卓犖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胷中矣之一作於近者閤下從事李協律翺到京師孫曰翺字習之為浙東觀察判官元和六年以事至京師籍於李君朋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

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一本所上有其字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以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而自悲一無而字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胷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致字一作自致二字開口一吐出胷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一無能字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棄於

俗輩一無棄字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補注浙東所管七州謂越睦衢台處溫明也。一本無水字戶不下數百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與不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此句一本無其字當今盲於心者皆是也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則一作故別一作計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平生所知平生字上一有心中二字閤下能信而置之於門耶置一作致籍又善為古詩樊曰白樂天贈籍詩云張君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使其心不以憂衣食

亂一有也字閤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其一作籍閤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聽一作聆夫盲者業於藝必專故樂工皆盲孫曰國語曰矇瞍修聲矇瞍盲也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使籍誠不以畜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復見天地日月庶幾下一有其字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閤下之賜也一無也字閤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閤下裁之籍慙靦再拜靦音腆諸本無此五字

答李師錫秀才書

韓曰李觀卒於貞元十年此書云故友元賓則當在十年後作孫曰師錫蘇州吳人或曰李師錫

闕南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則一作即盛有所稱引孫曰稱引稱誦也○一本作稱況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包一作苞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庸衆人一本作非庸衆人趙本作非庸庸之衆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

因緣相見元賓既没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即如元賓焉補注呂居仁云公此數句蓋出於孟子或問百里奚自鬻於秦一章最見抑揚反復處其後曾子固答李沿書亦如此類宜皆詳讀○即一作則今者辱示書及文章一作今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怳若相接怳說文云狂皃許往切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汚孫曰不汚不苟也甚矣子之心有似乎吾元賓也乎一作於一無吾字子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為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為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

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歟孫曰深於是者謂好其道焉者也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答陳生書

韓曰陳生或云名商或云名師錫以書求速化之術於公公以待已以信事親以誠而告之此與子張學干祿孔子告之以言寡尤行寡悔之說無異君子之言自衆人視之雖若迂濶而其理實如此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

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詞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一作利）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為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已而順乎在天待已以信而事親以誠（嚴曰病乎在已蓋若所謂舜為法于天下我猶未免為鄉人是則可憂是也順乎在天蓋若所謂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也待已以信者信道篤而自知明是也事親以誠者啜菽飲水盡其歡是也）所

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然為衆人（然一作焉）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我心而隨順之不以累於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已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趙本去此十一字）孰信哉信乎己而已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一本於其外）先乎其質而後乎其文者也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一作於其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為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文行也後乎其文者

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者也（養一作食）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為養薄其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一作古人之學）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獨守是說而俟見知焉（獨一作猶一無知字）愈白

答李翺書

韓曰公貞元十五年以董晉死於汴後依張建封於徐未知所去就意習之以書勉之俾之入京城故公此書言其窮空家累無託及前日客京城之狀以答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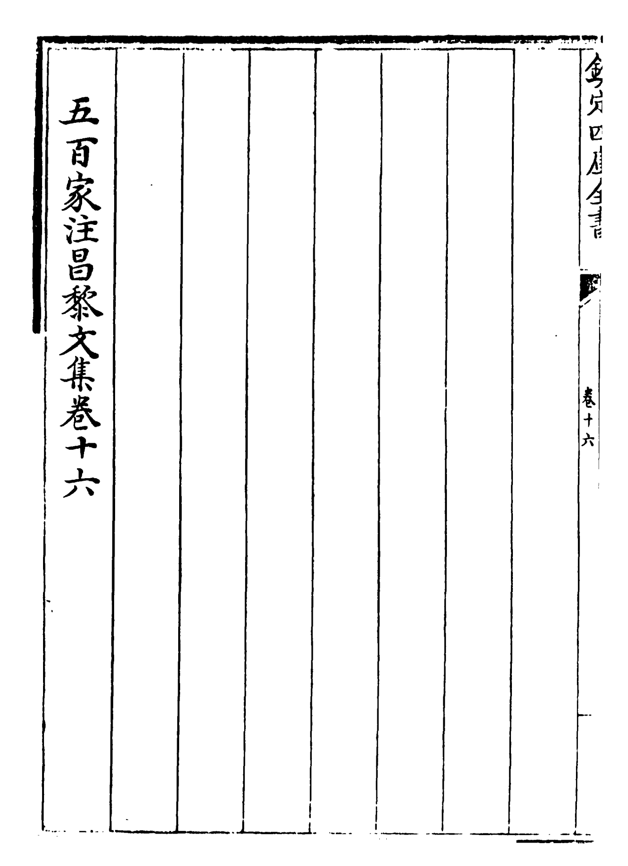
使至辱書一作使來辱足下書歡愧來并來一作交不容於心嗟乎子之書言意皆是也一無書字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耶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孫曰貞元十五年二月宣武軍亂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趙云養體之具一無以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為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誠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一作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僕之所

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驅一作執間一作門開口論議其安能有所合乎所一作以僕在京城八九年孫曰謂應進士時也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已加長矣一無已字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得不以明天子在上得一作豈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誼者多乎誼一作義以僕遑遑於其中僕下一有道字能上聞而下達乎其

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忌一作忘內無所資外無所從從一作縱終安所為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以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洿音汚而處其所樂哉非不願為子所云者為一作如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為大相知乎孫曰此謂張建封幕府嚴曰謂在南陽公幕中也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饑而食飽而嬉者也飽而嬉一作渴而飲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

尤少所一作其一無尤字不知我者尤多尤一作猶吾豈樂於此乎哉一無豈字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以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昔者孔子稱顔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趙本無在陋巷三字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而爲之依歸一無而字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

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歡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愈再拜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六